



神秘的热带森林

[波兰]阿·费勃尔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РЫБЫ ПОЮТ В УКАЯЛИ

Аркадий Фидлер

(Из Журнала «Пионер» No. 6, 7, 1956 Г.)

本書原文是波蘭文，中譯本由俄文轉譯。

神秘的热帶森林

阿·費·勒·尔 著

格·克·尔·范·德·瓦 译 崔錦章 译

張丹忱 中譯

符·康斯武基諾夫 繪圖 張之凡 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：自2092 (初中)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5/14 字數 23000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-5000 定價(3) 0.13 元

目 录

亞瑪遜河上的原始森林.....	1
五十步以內的小天地.....	2
蜘蛛.....	6
我們在內河上打獵.....	11
死亡的黑流.....	16
茂盛的自然界.....	22
水,水,水.....	26
友情.....	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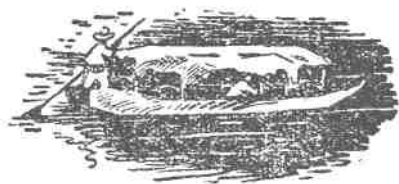
亞瑪遜河上的原始森林

整个亞瑪遜河流域滿布着原始森林。它們分布在將近七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，差不多等于欧洲面积的三分之二。这个广大的地区，直到現在，还象几百年以前那样，无人勘探，神秘可怕，这对我們这个无綫电和航空时代來說，是不相称的。

这里沒有一条鉄路，只有大約二十只小船，在亞瑪遜河和其他支流上航行，維持着交通。

我們打从西海岸起，一路上看見的尽是森林：棕櫚，藤类植物，竹子，寄生植物；树木有笔直的、有弯曲的，也有平伏在地上的；还有那些乔木和灌木，形狀顏色都不相同，有的叶儿白得象雪片，也有紅得象血滴的。世界上最大、最茂盛、最辽闊的亞瑪遜熱帶森林，三个星期以来，不停地从我們面前掠过。

那里一年到头都是湿气和酷热。洪水使这片大地有十个月都浸在水里。成千种的疾病



小 船

威胁着窪地的人们；蚂蚁和白蚁，把路上遇到的任何动物都消灭掉；蚊群把致死的病毒传入人的血液里；有毒的蛇类和蜘蛛；使人昏迷的树木——所有这一切：使亞瑪遜河热带森林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。

但是，自然探险家却很喜欢这个热带森林，他们在那儿发现了許多自然界真正的奇迹：各种怪颜色的花朵，香气醉人的兰花，比任何花朵都鲜艳的蝴蝶，比蝴蝶更漂亮的蜂鸟，奇形怪状的鸟雀，以及历来就生存在这儿的动物；还有，蚂蚁的纪律是那样严整，即使我们人看了，都会惊奇。



蘭 花



蘭 花



蜂 鳥

在世界上，人们已经发现了許多东西，但在这里，在亞瑪遜的森林里，却还是一个无人探明的神秘世界。

五十步以内的小天地

“圣奇·罗卡”是一条载重 48 吨的輪船。每隔一个半月，它

从伊基托斯出发，沿河而上，进入烏卡雅利河，一直差不多要航行到它的发源地，然后沿旧路回来。船的外貌并不大，但能装載很多东西。它和其他兩只小輪船供应着烏卡雅利一帶居民的衣著、鹽、石油和工具，也兼載旅客。

这条船的老板兼船長納尔遜是挪威奧斯陸人，他在这些河上航行了三十年。除了这条“圣奇·罗卡”号輪船外，他全部的财产都已喪失在烏卡雅利河的漩渦里。納尔遜每一个半月，就要到烏卡雅利所有的大村落做买卖，剝削当地的人。

“納却”——是航行在亞瑪遜河上小船的名称，它从普昌拉带来了兩個罗茨曼人。普昌拉是离伊基托斯不远的村子，这里住的全是印第安人部落之一的罗茨曼人。他們很熟悉当地河流的怪脾气，有人曾說，他們能够和魚在水下一块儿生活。

在这兩個罗茨曼人中，有一个是挺快乐的胖子，他的額骨是斜的。因为这里有些印第安人部落，故意把孩子的头改变形狀。另一个是瘦子，心境不大高兴。他看东西的时候，目光里好象有什么坏主意似的。但正是这双眼睛，使他能够在最黑的夜晚，明确地找到道路，通过漩渦，繞过橫攔在河中的树干。

在路上，我們的四周都是树木，兩岸到处是森林。

现在是二月，河水比平常高了7公尺，不久，洪水就要漲到最高点，水位要增高10公尺。但就在現在，也已經有大片森林被水淹住了。有些地方，只在水中露出一块小陆地。人們就在这些森林小島上，用蘆葦搭盖了透风的屋子；空气很潮湿，和外



面的交通也很不方便。

汽笛响了三声，向四周森林預告，輪船快靠岸了。这对貧窮的居民來說，是一件大事。这一天他們等了一个月。

人們坐在小船上，他們希望用艰苦的劳动得来的一袋豆子，能換取相等的日用品：煤油、肥皂和布匹。他們要什么，納尔遜船長就給什么，可是……只給一半的价錢。

剝削了农民之后，輪船叫了兩声，收起跳板，开走了。

在烏卡雅利河沿岸的几个小城里：象利开拉、奧連雅拉、康塔曼拉、馬西塞，人民过着牛馬般的生活。这次由“圣奇·罗卡”号輪船为这些城市运来的，只有十四封信和三份报纸：一份送往康塔曼拉，一份送往馬西塞，第三份送給在庫馬里亞的波蘭侨民格拉波夫斯基。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，看来沒有讀任何書报，他們一点也不想了解外界的情形。

但也并不全是这样。在一个停泊碼頭上，上来了一位乘客，他穿着一件十分干淨的寬上衣和清潔的褲子。从他那晒得黑色的面孔上，一点也不能看出他是什么人。因为这里的太阳和气候，使每个人都受到了損害，把森林里的人弄得全是一个样儿。



原来这是西班牙人，他已經在烏卡雅利住了四十年了。当他知道我是从欧洲来的时候，就向我走来，說了許多道歉的話之后，便問我：

“請你告訴我，欧洲人 还戴 大礼帽 嗎？那儿 現在怎么样？
噲，天哪！——西班牙人叹了一口气。——我要是能够再戴上
大礼帽，即使只戴一次也好，那該多么幸福……”

“圣奇·罗卡”号輪船在景色十分美丽的地方航行着。兩岸可以看到树枝張得很寬的大树。这种树很大，兩棵树就可以遮住一个小村。棕櫚树扇形的叶子，直徑有几公尺長，向下搭拉着。无数的鳥兒在空中喧叫。一群鸚鵡（它們的身子下部是鮮紅色，上部是耀眼的藍色）構成了一幅难忘的美景。数十只鰐魚，从泥濘的河岸鑽進水里，从河里銜出奇怪的魚兒。在森林里，奇异可怕的虫子在翻掘寻找吃的东西。这儿离柯金耶尔山麓不远，自然的景色比亞瑪遜河谷更加壯麗美觀了。

但是生活在这个沼澤地帶的人民都害着病。他們害着各种各样的熱帶病，特別是貧血症。



小屋棚

輪船靠岸的時候，我下了船。別有風味的小得可憐的小屋棚，晒在赤道陽光下面的小香蕉園，花朵兒，迷恋着花香的鮮艷出奇的蝴蝶，以及新鮮的空氣，等等，所有這一切，構成了一幅誘人然而虛幻的、幸福的田園圖畫。五十步以外的地方，香蕉樹沒有了，那里伸展着熱帶的森林——一個巨大的陰暗的樹木世界。

蜘蛛

納爾遜船長在自己的船上裝了電燈，他用這個辦法，戰勝了和他競爭的兩只輪船——“利伯特”號和“利伯拉”號。晚上用來照明的二十盞電燈，曾經驚動了烏卡雅利河的兩岸。電燈的光亮給森林帶來了異常的誘惑力，在岸上引起了恐慌，所有的動物都被惊醒，眼睛被照花了，弄得不知所措。

森林里的昆蟲都被吸引到甲板上來了。無數的蟲兒向燈光飛來，眼睛被照花了，無能為力地落在燈的四周。當這些蟲圍着燈光的時候，便很容易把它們捉進玻璃瓶。

我的標本越來越多，但是我有一個強大的敵人——蜘蛛。它們是專門獵取昆蟲的能手，是一群黑心的強盜。我們坐的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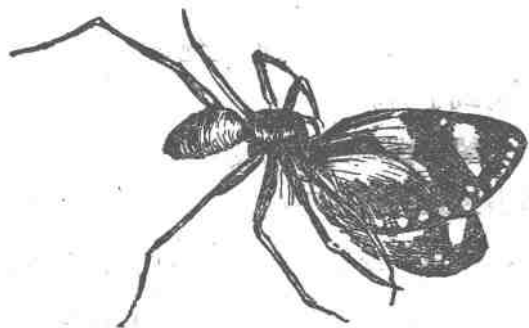
張桌子上面，挂着輪船上最亮的一盞電燈。因此，飛到這裡來的蟲子也特別多。

突然，一個長毛的巨型蜘蛛，好象從白炮里射出來的炮彈似的，從天花板的縫中跳出來，差點兒把一只稀有的蛭蛾科蝴蝶從我手中搶走。這類蜘蛛是不討人喜歡的，所以納爾遜船長組織了一次圍剿來捕捉它。可惜這是條老舊的輪船，身上有數百個深縫，大家都沒有捉到它。

這種蜘蛛是個狡猾、有耐性的強盜，它一日夜只出現一次，大約是在太陽落山後一小時左右。那時候，它突然從縫洞里跳出來，捉住一只肥壯的犧牲品——通常是大蝴蝶，把它帶進自己躲藏的地方。當那次捕捉我手中的蝴蝶之後，它就再也沒有出來了。過了兩天，我們捉了一只蜘蛛。

輪船里其他的電燈上都圍滿了利科西代科蜘蛛。它們三三兩兩地蹲伏在隱蔽的地方。它們主要是攻擊蒼蠅，但並不嫌棄比較大的野味——象蝴蝶、蝗蟲、甲蟲等。

蜘蛛捉住蟲子後，便拚命地東拖西拉，從還活著的身體里吸取液汁，它在這時候顯得十分匆忙緊張。這些貪心的蜘蛛



蜘蛛捉住蝴蝶後，就把它拖來拖去。

一直要捕捉个通宵。

納尔遜船長的全部財產，都在船中部的一間小艙里。納尔遜的眼睛是天藍色的，然而冷酷无情。而烏卡雅利人的眼睛却漆黑而富于热情，他們象着了魔似的，不能擺脫納尔遜的“宝物”的吸引。

有一次，一个卡姆帕部落的印第安人拿来四張別夫利野豬皮〔注〕，想換一把馬切且刀。这些皮張非常好，挺干燥；它們的价值不是一把，而是兩把馬切且刀。

“不給你馬切且刀！”納尔遜冷淡地說，“它值六張皮革，可是你只有四張。这四張皮革，你只能換到你妻子的衣料和你的褲料。”

“我不要布料，”印第安人激动地說，“我要馬切且刀。”

“馬切且刀我不給你！”納尔遜厉声回答道。

納尔遜船長命令鳴笛开船。他沒有一点憐憫心，卡姆帕的印第安人忧愁的面孔也不能使他心动。印第安人急忙跑开，又拿来兩張皮革（这可能是他仅有的兩張），他多付了一倍的代价，才得到了刀。

船甲板的四周都裝有欄柵，欄柵和頂篷之間有許多被灯光吸引过来的虫子飞过。

一当黄昏来临的时候，就有許多狡猾的蜘蛛，在頂篷下面吐

〔注〕 別夫利野豬屬偶蹄类，产于美洲，身長一公尺左右，形狀有点象野豬，肉可食用，皮可以制革。

絲結網。它們整晚都干着坏事。它們捕捉虫子的数量很多。蜘蛛網只有在甲虫或蝴蝶飞来的时候才被冲破，但过不了多久，蜘蛛就会把缺口补起来。

船上的侍者每天早晨用扫帚打扫蜘蛛網，弄掉蜘蛛晚上用来捕虫的工具。每天黄昏，蜘蛛便又把自己的工作重做一遍。

“这些蜘蛛——真难看！”

“为什么难看？”納尔遜觉得奇怪，帶着一副諷刺的微笑，繼續說，“它們跟您、跟你們每个人一样，都是我亲爱的乘客！”他很喜欢这个比喻。接着又說，“但是这些乘客比許多人还可爱些，至少它們是有个性的！”

有一个乘客大声叫道：

“什么个性不个性！它們是十足的强盜！”

笑容从納尔遜的臉上消失了，他用生气的、几乎是敌意的眼光，向答話的人瞥了一眼，反駁道：

“它們是高貴的虫子，是上等昆虫！”

这几天，我在寻找另外一种蜘蛛的踪迹。它是一种天藍帶紅斑点的好标本。它的腹部長着弯弓形的黄刺，比蜘蛛本身还要長几倍，象一条不平凡的尾巴。天藍色的蜘蛛和利科西代科蜘蛛相反，它的行动很慢，好象它以为自己是这些灰色弟兄中的孔雀似的。

这种美丽的蜘蛛在太阳下山之后結網，比別的蜘蛛都要早。此后，它們就躲在不远的地方，張望捕捉的东西。它們的網絲很

結实，甚至大蝴蝶和蝗虫都掙脫不了。蜘蛛的耐性非常好，只有蛛網上粘着了許多虫子的時候，才从埋伏的地方出来。它們向每一个掙扎着的牺牲者挨次爬去，伏在它們身上，好象在吻它們似的，这是致命的吻。总共不过几秒钟之間，藍蜘蛛就把可憐的俘虜身上的全部液汁吸得干干淨淨，然后从網上拋出去，仔細檢查一遍網子之后，便回到自己埋伏的地方，耐心地等待新的牺牲者飞来。

在一个大好的晴天里，我把这些强盜都弄死了。我采集了許多出色的藍蜘蛛的标本。

有一次，納尔遜船長告訴我，說：很快我就会看到一个移民，他是一个十足的怪人、冒險家，是一个丧失了理智的人。他是几年前从欧洲来的，在烏卡雅利定居下来。他把全部財產都賠掉之后，还不能还清債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納尔遜的談話明显地表示出，他对穷人是怀有惡意的。

第二天晚上，那位移民上船来了。他是一个瘦得可怕、叫人感到可憐的穷汉。他的臉色很疲憊，眼睛陷下去。

这个移民害了瘧疾，他想买一盒奎宁，因为只有針藥才能够解救他。

“多少錢一盒？”

“四个索尔盾〔注〕！”納尔遜回答說。

“我只有三索尔盾，”病人忧愁地說。

〔注〕“索尔盾”是意大利貨幣的名称。

“那么，我不卖奎宁给你……”納尔遜冷笑着，“喂，收三等艙里却利人和印第安人的錢……”

这种嘲笑使这个移民发怒了。难听的咒詛和謾罵，向毫不动声色的納尔遜船長罵起来。船長命令水手把这个移民赶出船外。

“我替他付錢！”我对納尔遜說。

“別管閑事，先生！”納尔遜大声嘯叫，“別插嘴……”

激怒的移民站在岸上，不停地咒罵着。輪船离了岸。在一片的黑暗里，人是看不見的，这样，就好象这个大森林在咒詛船長和輪船似的。

我們在伊內河上打獵

“河上有霧！”我的标本采集員梅基斯人〔注〕彼得罗这样地叫醒了我，他的母亲屬於印第安部落的凱抓族人。

彼得罗是从伊基托斯和我一道来到这里的。几个月来，我已經爱上了这个聪明能干、然而有点孤僻的人。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。

河水在晚上漲得很高，把我們的小船淹了。我們把它从淤泥里抬出来的时候，天已发亮——是早晨五点半鐘了。卡姆帕部落的青年梅基斯人伐列金（我請来替我采集标本的），好象沒有困醒的样子走来了。

〔注〕 梅基斯人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种。



我們划着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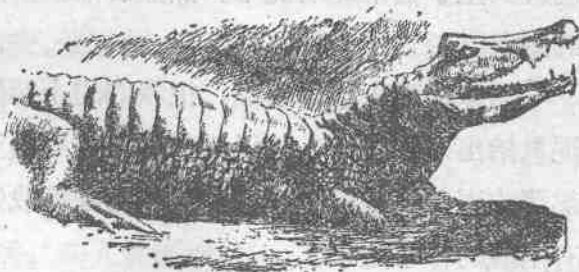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划着船：我拿着枪坐在小船中間，他們拿着槳坐在船头和船尾。大霧不仅把离我們一公里的对岸隱沒了，而且連这边岸上的树也給籠罩住了。

我們駛进了烏卡雅利河的支流伊內河。这条河深而窄狹，我們可以向兩岸射击。現在烏卡雅利河正在上漲，

因此，伊內河的水現在是由汇合口向发源地倒流。

不知怎的，空中低垂的灰霧忽然升到了树林的上空，閃爍着鮮紅的光彩，在我們头上照耀，好象新开的玫瑰花一样。后来，霧散了，曙光照到了树頂。这很象波蘭七月的早晨，只不过凉爽些罢了。可是几分鐘以后，就变成了热帶的炎热，弄得我們滿身大汗。

在沼地的草堆上躺着兩公尺長的鱷魚，看起来很象木头。它狡猾透了，它並沒有睡着。当人离它只有二十来



鱷魚

步的时候，才稍稍抬起头，懒洋洋地鑽进水里去。这么小的河竟有这么大的怪物，真奇怪。我没有向鳄鱼射击，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飞鸟。

一阵“托、托、托”的响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，好象人在敲木头似的。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黄啄木鸟。我們向那个方向划去。黄啄木鸟一落上树干，便猛烈地啄着树皮。可是当我刚举起枪要射击的时候，它便飞进森林，飞到别的树上去了。我們连忙跟在后面。小船鑽进了森林，我們好象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。



巨嘴鳥

暗綠色的洪水真是一幅不寻常的景致，不管哪里，到处都是立在水中的树干。枝叶上面阳光滿照，充滿了鳥儿的歌声；可是下层却是一片靜靜的死水。在这里，好象树木和土地沒有任何关系似的。

小船在潮湿的树木之間繞来繞去。虽然灌木叢妨碍着我們追赶黄啄木鸟，但我們仍然在前进。

啄木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越飞越远，飞进了森林的深处。我們前面出現了一个小島，啄木鸟躲在那儿，重新啄起来。再也不能繼續追下去了。彼得罗拿着我的枪跳上了岸。过了一分鐘，傳来了射击声。

“打着了！”彼得罗胜利地喊道。

可是，他忽然惊惶地叫喊起来。彼得罗吓得面如土色，从灌

木叢里鑽出來，跳上船，急忙把船從岸旁划開。



楚叔壁蛇

“楚叔壁！楚叔壁追我！”

島上傳來一陣巨大的辟拍聲，還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樹枝在搖晃。這就是蛇。它在樹木之間時隱時現，長而有彈性地飛馳着。大概，他正是要追彼得羅。從它亮褐色的顏色來看，我知道，它就是楚叔壁蛇，它們威脅着烏卡雅利森林中的一切動物。人們說，這是最有毒的蛇，是蛇中唯一找人咬的蛇。

看到楚叔壁蛇，我記起了前幾天這裡的居民巴蘭諾夫斯基對我講的一件事：有一個梅基斯青年，在離巴蘭諾夫斯基小屋不遠的地方走過，忽然，樹叢里鑽出一條三公尺長的大楚叔壁蛇。它向這個小伙子沖來。小伙子急忙閃躲，幾個箭步就躲進了巴蘭諾夫斯基的小屋里。楚叔壁蛇跟着來了。屋子裡任何人也沒有；梅基斯人穿過幾道門，跳到屋外，拚命地喊叫起來。不遠的地方有人在干活，其中兩個人有裝有大塊鉛彈的獵槍。狂怒的蛇從小屋里爬出來，追趕小伙子，並且向那些人沖去。還好，獵人們沒有被嚇倒。在相距幾十步的時候，他們準確地射擊，把蛇打死了。

我從彼得羅的手中搶過槍來。這條蛇難道真的想進攻我們嗎？它穿過樹叢，現在向我們逼近。我沒有瞄準就開了一槍，也不知道到底打中了還是沒有打中。水珠向四面飛濺，不多久，便